

自 由 心

劇情簡介：

張書、吳狐為一對同性愛侶，育有一女鶯鶯，與同鄉之霍婆感情甚堅，一家四口和樂融融，但鄉里間一惡人名作朱守一欲強搶鶯鶯成親不成，竟犯行殺了吳狐。張書一家為求公道，便一狀告上官府，殊不知審案太守拘泥法典律文，而不願承認彼一家之親人關係，於是張書被迫流浪，以此換得全家平安。

本劇嘗試說明三個母題：異性戀以外之親密關係的被忽視性(異性戀霸權)、法實證主義與自然法學派之爭執、同性戀者之自我認同在社會不友善環境中的被迫隱藏。

角色表

張書：主角，博覽群書，對法的正義與否提出抗辯，最後遭不平等的偏見所害。

與吳狐為伴侶，育有一女。

吳狐：雙肩擔起摯愛的命，一生奉獻給人生最愛的兩人。

張鶯鶯：張書、吳狐之女，後由霍婆養大，知道不能夠全然盲目的信法。

霍婆：鄉里老太太，待人甚親，視張書吳狐如己出。

朱守一：惡人，見鶯鶯有美色欲強娶不成，著手誣陷張書一家，開啟一連串災難，卻從不認為自己有錯。

太守：剛正不阿，卻不知何謂正法、何謂惡法，只見書本而不見正義。

註：所有曲牌之格律乃按鄭騫先生之《北曲新譜》所填，其各宮調之次序與宮調內曲牌次序、連接，乃按鄭騫先生之《北曲套式彙錄詳解》套合；又襯字乃以文字下標的方式表明，所有曲詞之平仄用韻乃按周德清先生《中原音韻》索驥，並參照李惠綿先生之《中原音韻箋釋》，合先敘明。

楔子

（卜兒扮霍婆上，詩云）

霍婆：花有重開日，人無再少年。不須長富貴，安樂是神仙。老身姓霍，府城人民。終身未嫁，年少得爹娘疼愛有加，幸渾家上下無所謂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老身有幸習字習數，經營鋪子幾個日月，倒也掙了些錢財。鄉里有一張秀才，待我和善有禮，我也視他如我親生，數年前知他與一武生同住，孔武有力，喚做吳狐，老身知二人關係匪淺，也樂得添個女婿。殊不知小子還沒向我拜堂，又領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娃兒，二人要我命名，我便喚他鶯鶯，一家四口好不熱鬧。可惜……

（正旦扮鶯鶯上）

鶯鶯：寒風刺骨，婆婆且快進門，孫女做了些羊肚湯，你吃些兒波。

霍婆：咱家鶯鶯乖巧得很（做接湯科），怎不做你最愛喫的百葷湯？是否想起張書吳狐爹爹？

鶯鶯：正是。婆婆也，生死兩茫茫，爹爹帶孩兒去看戲，與孩兒說過竇娥的故事，好官不是正應秉鑒持衡洗冤枉？

霍婆：說得正好。

鶯鶯：但爹爹是有去無回，孩兒知道人法不周，誤賊了爹爹，兀的不痛殺我也！今憶起爹爹的故事，才做了一道羊肚湯。

霍婆：唉鶯鶯果冰雪聰明，（氣氛尷尬，為化解而做驚訝科）且慢，鶯鶯孩兒，羊肚湯既是因憶起竇娥故事方做，豈不成裡頭有毒？鶯鶯想藥死婆婆嗎？

鶯鶯：（沈默不笑，半晌）孩兒不會如此也不敢如此。婆婆是鶯鶯世上唯一的親人了，婆婆若怕，鶯鶯先喫給婆婆看便是。

霍婆：婆婆與你說笑，不葫蘆提，鶯鶯也，婆婆沒了你爹爹的下落，心頭也是百轉千迴，夜夜盼不得人歸，問我要人，我巴不得上衙門討人。

鶯鶯：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與婆婆去也。孩兒只望爹爹幾年光景仍在，只是到了個靜僻處落腳。（做悲科）（唱）

【水仙子】慈烏迢遞繞風竿，客燕翩躚銜潤蘭。紅花綠草茁滋蔓，尋人找路難。兩婆孫，形影孤單。觀日常無言笑，憶往事時淚潸，徒有空寒。

霍婆：這曲唱得老身肝腸寸斷

霍婆：可憐我兒

鶯鶯：可憐爹爹

合：竟在何方！

第一折 仙呂宮 叶先天韻

(右燈亮)

(淨扮朱守一上，詩云)

朱惡：早晨拜佛祖，夜晚唸基督。做盡惡人事，倚仗救世主。自家姓朱，自小蒙受神仙感招，俗世庸人且須聽我指使，誰敢不從？鄉里有個小姑娘喚做張鶯鶯，年輕貌美、步步生蓮，神明有言，早晚該是與我成親。且等多年，他那養父張書竟三番拒絕，出言罵辱我是狐假虎威。呸，兀那漢子！辱我乃辱神，看我還不替天行道。(做行科)

(卜兒上，云)

霍婆：日上三竿，光天化日，老身拔了自家蘿蔔，思量做些湯頭與我孩兒喫。驀過隅頭，轉過巷角。噫？前頭那身影熟悉，不成是那朱惡人！前往我孩兒屋去找什麼人來？我且去退卻他。

霍婆：朱守一！你且慢！因什著來我小兒家前？

朱惡：兀那婆子退下，今日時辰正吉，我來取鶯鶯與我成親。

霍婆：是何言語，咱家小兒三番兩次回絕你的提親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，要討罵不成？

朱惡：誰喫罰酒還不知道，我堂堂守一乃神明加冠，你們膽敢不從？我這就前去帶走鶯鶯！

霍婆：(做扭打科)張書！張書！快出來啊！

(左燈亮)

(正末上)

張書：誰在外頭吵吵鬧鬧(開門科)，噫，竟是那朱惡人與我霍婆婆毆打起來！

朱某住手！(做推擠科)竟打我婆婆，敬老尊賢不曾聽來？

朱惡：要敬老乃先尊賢，我朱守一神明加冠，乃是賢。你婆婆阻我去路，自該打。

張書：(唱)

【仙呂·點絳脣】侵我房來踏吾田，未彌仇怨難結緣。假冒上天，終有折磨現。

【混江龍】為非作歹，胡言亂語假神仙。你若是陋習不改，終有時墮入深淵。私慾已情稱命運，招搖撞騙染宵玄。光天日，恃強凌弱，怎可安眠？

(云)你朱某自稱神明加冠，自當行善助人，如今卻狐假虎威，倚勢神仙之名行罪惡之實，若你仍有良知，便即時改正，否則神明見你如見夜叉。

朱惡：兀那廝，給我打嘴！我與神明方有感應，且曾與我現身說法，你可有看過神明現身？

張書：好言相勸你竟不聽。(唱)

【鵲踏枝】意獨專，念頑堅。勸你早日回頭，否則心病難痊。作諸惡，將離

道遠。行無善，愆罪雙肩。

朱惡：什麼心病不心病，你休瞎說。人生在世便要為自己謀利哈哈哈哈哈。

張書：(唱)

【寄生草】只瞧你渾身臭，彷彿是狗吐涎。人生在世只求財行，不知自己多招人怨，左思右想聽人褒貶。不順心皆罵他人非，倘愉快盡頌神明現。

朱惡：兀那廝，儘速打嘴！沒有人敢與我這般囂張。

張書：(唱)

【上馬嬌】行惡醜，言粗淺。胡言亂語造連篇，瞎三話四多狂狷。神明前，切莫假神仙。

(云)你究竟做什麼事來？

朱惡：今日我是來討鶯鶯與我做老婆的。

霍婆：咱家小孫女絕不與你成親，我小兒早是多次言謝，你是知道的。

朱惡：你家孫女？你小兒？當我四星愚笨不成？這張書不是你親生，鶯鶯更配不上你孫女！

霍婆：什麼言語！

張書：霍婆待我親切，助我度過難關，難道我不能把霍婆婆看做我親娘？你則見血緣，卻不見人情？

朱惡：這人世間幾種酸甜苦辣暢好是都給你們遇上了，真以為搬演院本？快把鶯鶯將來。

霍婆：我小兒若認我是娘，我便是娘，咱們一家說鶯鶯不嫁，就是不嫁。

朱惡：大爺好心與你們商量商量，我多出幾兩銀子，橫豎你們也不是鶯鶯真正的親人，且也做個好捧頭給我保親，我定是疼愛有加。

張書：銀子又何如？我就是鶯鶯的爹，我娘就是鶯鶯的奶奶。你信教之人怎生只學的這般惡叉白賴？

朱惡：夠了！事到如今，我就動手搶鶯鶯！（與正末做扭打科）

霍婆：事情害了！我小兒一介書生，如何與人對壘，怕是被撚成齏粉先，我且要尋吳狐回來。（做下科）

張書：(掙脫出來)君子動口不動手，想不到你不只是神棍，還是個小人！咱全家生生世世絕不將鶯鶯許佩與你。(唱)

【後庭花】一家張四口，團圓如月圓。(帶云：咱家親情歷久彌深，不需你多嘴。)我母霍婆鄉明婺，我夫吳狐武狀元，只羨鶯鶯不羨仙。尚得一女，出谷黃鶯不染蓮。

朱惡：好啊，狗急也會跳牆！（做勒正末科）

(卜兒同副末吳狐上，副末即做抓打科)

霍婆：朱惡人速速放開我兒。

吳狐：（做強健有力之毆打科，淨倉皇爭逃）你竟是侵門踏戶，傷我張書，打我霍婆，給你三分顏色倒開起染房來了。

朱惡：哼，兀那漢子，別以為你這廝身強體健，我就怕你，我可是有備而來。你們真是自以為四人同宗啊？

吳狐、張書、霍婆：正是。

朱惡：哈哈哈哈哈，分明是胡姑姑。那我敢請問你們賢伉儷，誰是夫婿，誰是夫人呵？只限鴛鴦不羨仙，誰是鴛誰是鴦？

吳狐：你！我們誰是什麼還需與你說道分明？

朱惡：你們只消明白你們多麼大逆其道，背反自然之理，君不見動物皆是雌雄一雙？

張書：你是錯了。人云鸚鵡情深，鸚乃比翼鳥，鵲乃比目魚，並不曾強謂鸚鵡消一雌一雄；又云在地願為連理枝，難不成樹也要分雌雄？倘要說自然之理，你這身衣裳也背反自然，君何處見得畜生穿金戴銀？

霍婆：不愧我兒。

張書（唱）

【醉扶歸】論魚鳥論魚鳥尚有鸚鵡鸚鵡齊相戀，論花草論花草仍見樹枝樹枝共相連。滿口胡言句句獻，頑固滔滔辯。打狂言如同蠶作繭，自困失顏面。

朱惡：呵，就是避而不言自然之理，二個漢子卿卿我我，看了便覺嘔心。

（吳狐欲出拳毆打，張書按下）

張書：（唱）

【上京馬】多少人多少人懸樑縊，筆因筆因悲懷不得遣。你竟可直言不可憐。倦，倘是倘是沒有愛，人格人格只存貧和賤。

【賺煞】惡人惡人逞私心，難聽勸。儘管你儘管你假佐證，屢屢用典，終究難藏偏見顯。儘管你儘管你做盜拓，屢屢私偏，仍難擋仍難擋進庭軒花柳爭妍。信望存心平等苑，春光春光耀眼前。別無他願，有情人終成對對鴛鴦。

吳狐：不和你碎嘴，你走是不走！

朱惡：不給鴛鴦與我，我便不走！老子可是有備而來。

吳狐：那可別怪我動武犯行！（做打科，先做烏龍繳柱、再做飛腿、蹦子，朱惡假裝失去行動能力，做軟殭屍倒地）

朱惡：住手住手，哎呀真疼，再不停手莫怪我無情。

吳狐：無情？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無情。我這還不扔你出去。

（朱惡冷不防從衣袖中抽出短刀，做刺殺科，眾人惶呆）

吳狐：啊！（做硬殭屍倒地科）

霍婆：吳狐！

張書：夫君！

朱惡：哼哼哼，不聽守一言，吃虧在眼前。我乃替天行道，你們又奈何得了我？。

待下回我再到此，切要將鶯鶯將來與我成親。（做下科）

霍婆：我且要尋鶯鶯回來，呀尚且要找大夫來，呀且要且要……哎（做哭科同行科）孩兒也，你可要撐住，婆婆馬上便喚人來也。

張書：夫君！夫君！我等何以受此班欺凌，天地也，您且要將清濁來分辨。夫君，醒醒呀夫君！

（場燈暗）

第二折 南呂宮 叶東鍾韻

(開場正末已上)

(燈亮)

張書：你是與我約定好要白頭偕老，想不到這命運左使、造化弄人，半和兒就天人永隔。那日寅時東方魚肚白，你來我房前二人初見，彷彿是昨日的事，脫的你就離去呵。

(卜兒上)

霍婆：我小兒因失夫君，已三日無眠，痛殺我也。怕是鶯鶯小孫不堪此事，那日便安排到我家住下，今日且再來與我小兒同看，可千萬別隨吳狐而去，老身承堪不住。呀呸呸呸，一口胡柴，不吉利不吉利(做打嘴科)。(做敲門科)張書，張書。

張書：(做開門科，迎霍婆進門)娘親，且不用每日奔走，小兒無事。

霍婆：什麼言語，做娘的擔心小孤撮是天經地義，唉，可憐女婿，朱守一這無良惡人，天打雷劈。

張書：別說了，娘。

霍婆：別說了？這就別說了？豈不成讓朱守一為非作歹？

張書：自然不是，但首要之急仍是鶯鶯。

霍婆：是也，這朱惡人當是如何應付。

張書：只怕是無能為力，小兒思量著不如舉家搬遷。

霍婆：(做饒頭科) 嗯……小兒，咱們告官去波。

張書：告官？

霍婆：是呀告官。人說縣州父母官，人民生了冤屈，大官自該受理。我兒賢家讀書識字，這狀子是可寫的。

張書：然而這官不知是否明辨是非。

霍婆：聽聞咱們縣官鐵面無私，一切照法典審理，無一縱枉。

張書：無一縱枉？官員審事自是聽聞雙方說法而來，誰真誰假，有時難以辨明，又儘管是清明廉官，難保人力所不能及之事，真又怎可無一縱枉。

霍婆：今日朱守一殺人又逼親，想應非難審奇案，殺人償命天經地義。

張書：是也，此說有理。(唱)

【南呂·一枝花】不要前程錦片十分求，但求偕老白頭一生共。殺人償命天經地義，伏狀上枷天雨竟虹。悲痛無終，造化時時弄。相思只得入夢逢。唸夫君，公道能得；望太守，律法盡忠。

(云)為的是夫君與鶯鶯，小兒這就起草狀紙。

霍婆：這般氣勢才是，人道勢如破竹，這中氣要先足。

張書：(唱)

【梁州第七】老百姓，人微言賤；富人家，行暴言兇。有官吏每平群眾。無良官吏，社稷皆蕘；有德官吏，四夷來同。大人若晃悠悠，睡眠惺忪，小民則急煎煎，滿臉愁容。起燭台，燈火通明；執毛筆，墨書淹潤；告青天，旭日昇東。漢宮、青塚，人人皆賴官決訟，將法準繩奉。只願官書千里托，公理從容。

（云）這下狀子已成。

霍婆：那麼便不宜再開聒七，咱們趕緊上衙門去。（做行科）

張書：說的便是。（做躊躇科）

霍婆：小兒快來。（下）

張書：……是否得信與官員。（下）

（場燈暗，佈置衙門砌末）

（場燈亮）

（孤扮太守領領祗候張千排衙科，詩云）

太守：咚咚衙鼓響，公吏兩邊排。閻王生死殿，東岳攝魂台。老夫乃府城太守，一生秉公持恆，不曾離法典私自而治，倘為罪犯關說者，一律嚴懲。有道是：「道私者亂，道法者治。」法乃管控惡害之不二科段，倘是離法而治，社稷公安自當亂了套。

（正末同卜兒上，正末做擊鼓科）

太守：聽那鳴鼓聲，該是常民有冤不能伸，進來。

霍婆：大人，小民告狀。

太守：拿過來。（做讀科）這狀子是你寫的？

張書：啟稟大人，是小人寫成的。

太守：可見得你應是一介書生。

張書：稟大人，是。

太守：這狀文字優美，讀來淒淒楚楚，甚為可憐，你是為這吳狐告官來？

張書：是。鄉里惡人朱氏守一招搖撞騙，假神靈之名行魚肉之實，望大人明察秋毫，還予公道。

太守：既知你腹中甚有墨水、飽讀詩書，此狀便也可信四分。傳朱守一上來。

（祗候押淨同上）

朱惡：小廝放開我來。

太守：賤骨頭！犯惡行遭拘提乃法治之事，公堂上竟敢囂張！

朱惡：大人冤枉，我朱某人是被那張書揣與，什麼惡行，沒有的事。

太守：豈有此理？我端詳那張書為人端正、風輕亮節，讀書人啟會無緣無故誣陷他人，這詞因寫的清清楚楚，又有一婆子做他保證，何出此言？

朱惡：大人，您問一問他與吳狐的關係便知。

太守：你與這吳狐是什麼關係？

張書：稟大人，吳狐乃是我夫君。

太守：什麼？怎生沒揣的言語？吳狐是你夫君？

張書：正是。

太守：不成不成，男歡女愛，自成一對，兩個漢子怎做夫妻？

張書：大人，情乃不分男女，自古道有情人終成眷屬，話本、傳奇多見主人公受盡苦難折磨，最終方成眷侶，即使同性之人也是如此。

（唱）

【牧羊關】上有慣是湖邊住，下有舟輕不假風。護花的落春泥，摩肩接踵。斷袖餘桃，從來未終。無論市井富商賈，抑或鄉野閒耕農。天下愛無異，六合情相同。

太守：唉，縱是兩情堅貞，同性之人無以生育、無以成家，於法難謂合理。

張書：然而婚姻確非是為了繁衍而設，否則孀老卜兒不得成親，不孕之人不得成親？婚姻之法並非此理。

太守：這……

張書：望大人還諸公理。

朱惡：大人可不能偏私，法有明文，一切則應照法典審理。

太守：狀頭雖然儒雅有德，惟本官仍應以法斷案，按典章詳載，若此吳狐生得沒有真正親人在世，按例則抱告不成，無從決訟。

霍婆：怎生得如此！

太守：且吳某已去也，遵照例示其人下無妻小上無父母，地產屋產自應當充公，由官府逕行買賣；而這鶯鶯亦非親生，律例載有對失恃失怙兒之收養規定，應與官府書面載云，不得私自收養之。

朱惡：大人，既知事實，這鶯鶯非張書之女，亦非霍婆之孫，怕是無人照顧，不如許佩與我成親霸。

霍婆：呀！是老身害了我兒！

張書：兀那哨廝簡直欺人太甚。

（唱）

【賀新郎】簡直是無天無法紂村蟲。所算我家人，剔騰我皇鳳。惡行做盡不覺肩頭重。面對可憐人，做啞裝聾。報應終將至，惡人你自是首當衝。告官擊鼓來爭訟，竟是天理遭廢棄，公道乃成空。

太守：雖這朱某品行低劣，要求甚多，但其按法審理之言卻又正確。

張書：大人，盡信書不如無書。

（唱）

【罵玉郎】子集經史書書奉，人碌碌，志庸庸。無能無力習儒孟。科舉人，

盡信書，多生諷。

【感皇恩】天下為公，天下為公。本該是，官吏每，與世崇。規則有定，情偽無窮。辨冤屈，明枉法，古今同。

【採茶歌】種青松，立豐功，弦上有箭仍可不發弓。現下持衡把錯誤改，當來秉鑒受晉爵封。

（云）這法定來是鋤強扶弱、貫道徹理，令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各得其所，今若頑固按此法來，惡人不得報應，善人反遭殃及，難謂善法賢官，反是淪及本本死書的應聲蟲，且想大人應非庸官才是。

太守：張生所言固然有理，然而私情無窮，倘是為每個告官的善人來曲解律法，豈非無法可言？

張書：且請大人評論，法為何物？

太守：法乃世道規矩，人人循之而世道平。

張書：則是法為何目的而來？

太守：懲惡揚善。

張書：便是，若定有律例使善惡顛錯，何如？

太守：自該廢法。

張書：大人豈非自證吾言？

太守：噫！這……這……這乃立基於善惡顛錯之前提也。

張書：殺人的不受責罰反享富壽延，為善的不得公道反遭貧命短，此非謂善惡顛錯耶？大人是否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小？

太守：是有的。

張書：倘是生來一綠林賊奪你家財，散你妻小，終使老父老母無得善養，這人該罰不該罰？

太守：該罰的。

張書：您傷心不傷心？悲憤不悲憤？

太守：是有血有肉之人皆會傷心、皆會悲憤。

張書：正是。若家國律法竟不與您同悲憤，竟要您與惡人商和，是做何感受？

太守：氣殺我也！

張書：小的便是如此感來！

太守：這張生動之以情，說之以理，老夫是否仍應依法審判？這先例一開，只怕是後人皆以為法失信用，且許兩漢子成親，心頭仍覺怪異。

霍婆：大人也，平常日裡不順心眼之事乃多，豈是事事皆要法禁？買蔥不送紅蒜頭、敗家子弟拽大拳、三伏天道喫熱湯，何時見得法來阻禁？

太守：因那是無關善良風俗之事，且無人蒙其冤屈受害，諸如殺人者、盜賊者，便以法罰之。

霍婆：則敢問我小兒與漢子成親何處傷人礙事？因循著大人言語，法自不應強離相愛之人，各白世人只管好自己話兒，休插手他人家裏閒事。

張書：(唱)

【玄鶴鳴】驚太守居狹甕，鈍官員住木桶。久待小井里，不知同性可成鸞星紅。每聽言，心中怒火煙。壅塞太守何時才可通。若不能貶非揚善，怎又可安身錯躬。

【烏夜啼】捧汗青法典高高頌，卻無見，百姓遭凶。人情律例要雙雙共，情理相同，情理相同。小民比及年歲臘寒冬，絕非等待把行枷者縱。不平冤，難眠夢。要的是重申正義，不怕人笑我瘋蒙。

太守：張生也，你盡說我不見道理，卻是不知我按法審理的艱辛；你盡說我不識孔孟聖賢書，卻是不知我防患未然的苦心。這樣罷，本官與你打個商量。這樁事兒傳出去亦不是美名，不如你便遷居他地，不再與此段姻緣糾纏不清；本官也明白你對老母、小女的憂，若你肯多生受，與我承諾，那麼我便將你小女判給卜兒，且時刻注意朱某人不得適往卜兒家中，充公房子所得之銀兩，除去給予國庫的定額，餘下的一部分與你做盤纏，一部分與你老母小女日常花用，你說此議可好？

朱惡：(做佞笑科)大人，我是真心想與鶯鶯成親，不如……

太守：打嘴來！這裏沒有你這廝說話的份兒。來人，與這朱某人打十三！

朱惡：唉呀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呀。(做哭鬧科，祇候押淨同下)

太守：意下如何？

霍婆：大人，怎生這般惡毒，拆散一家和樂。

太守：婆子言語須應口，此乃本官予的最大寬容。

霍婆：這都是老身葫蘆提，提什麼告狀打官防，這下可好，看看你把自己小兒害得哪般田地(做哭科)，嗚大人看在老身年歲已大，行行好，網開一面罷。

張書：母親，小兒、小兒不知如何是好……

霍婆：可憐我兒，老身不願你離去。錢財的不成問題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那房子就與他充公了吧。

張書：(唱)

【煞】因緣機運將人弄，造化黔贏把命從。安身立命誰人不懂？只怪科舉明經，將聖賢斷送。實則是請君入甕，喬裝成看似有自由能擇去留何者用，應否乃言不由衷。

太守：且與你三天考慮，到時方與我回報，退堂。

(場燈暗)

第三折 正宮 叶庚青韻

(右燈亮)

(旦、卜兒已在台上)

鶯鶯：婆婆，你怎是如今才告訴孩兒？(做捧心科)可憐吳爹爹，竟受此般命運，天公還孩兒爹爹來也！

霍婆：可憐我孫女，可憐咱家，本等是和樂融融，如今卻受人分別。

(左燈亮，舞台中間留暗)

(正末上，做聽科)

鶯鶯：婆婆，孩兒想張爹爹。

張書：鶯鶯想爹爹了，爹爹也想鶯鶯。

霍婆：你爹爹說是上市枋買些生果，應是一會兒便回來。你餓了罷，婆婆煮些了飯菜與你喫些好麼？

鶯鶯：孩兒不餓，想等爹爹回來一齊喫。

張書：(唱)

【正宮·端正好】命得災，生無幸。渡滄桑，世道無情。早料得尋求守望無人應，眾人每無事一身輕。

【滾繡球】已然是喪愛侶，又更怕失女嬰。和鳴如，吳狐二字有令；疼惜如，愛女換作鶯鶯。想的是無噪嘶，做的是有淚哽。鎮日思，憂愁心生疾病；鎮日想，暈眩眼冒金星。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。夜色寒如冰。

霍婆：唉倘是最終我小兒真播遷他處，這小孫女如何承受。

鶯鶯：孩兒想念爹爹，請爹爹快些回家而罷。

張書：鶯鶯也，爹爹又怎生得不知道呢。

(唱)

【倘秀才】獨步也，單身瘦影。孤行也，肩磨涕零。為保渾家不得不踏離徑。無須問，爹爹想鶯鶯，泣涕如落英。

鶯鶯：孩兒只要爹爹、婆婆常在，餘下的都不是重要事兒。

張書：(唱)

【醉太平】良辰美景，驟雨浮萍，此風光曾與小兒停，如今未能再經行。為求上下生活定，及防柴米家財罄，只得孤影自身輕，分明無罪卻負荊。

鶯鶯：婆婆，這所有災厄是否因我而起，倘不是因我，那朱惡人不會來此，如此吳狐爹爹仍在，張書爹爹亦不需這般經受。

霍婆：我小孫，此與你不干，是因那惡人昏官，小孫這般自責，兀的不通殺我也！真要說來，是婆婆造孽，怎生的要小兒告官。(同旦做哭科)

張書：請二人不要怪罪自身也！這都是張書我沒時沒運，殃及了你每。

(唱)

【芙蓉花】喚哭聲，日夜告，不提防失舒展，沒來由遭蠻橫。舊景皆更，敢問我作歹行無正？若不走怕是竭財舉家傾，狹路逢奸佞。（帶云：什麼車到山頭必有路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）都是賺殺人的天甲經。當初與小女共植白銀杏，無緣見其蓋亭亭。只可離去地無聲且安靜。

鶯鶯：我怨那日下世風，怨那無眼神明，怎的是這般降禍於我家來。

張書：（唱）

【雙鴛鴦】曾經是八月涼風氣象晶，曾經是萬里無雲河漢淨，（帶云：如今卻是世風日下清濁混）只乞求終有時，海晏河清。

鶯鶯：已然是沒了吳狐爹爹，倘是張書爹爹又有三長兩短，孩兒便真成無父孤兒，與婆婆二人相依為命了。

張書：（唱）

【呆古朶】未來落腳處居無定，呀呀的，雁過南陵。日後只剩兩婆孫，相依互叮嚀。情願做無父可憐女，也總好過添朱姓。心頭是啟程呼又呼，腳步卻蹣跚停又停。

鶯鶯：鶯鶯是可憐不知親生父母何處的巷弄棄嬰。

張書：是夫君行走過忽聽聞咿咿呀呀的小兒哭聲。

鶯鶯：這命運安排張書吳狐二個爹爹尋覓了我。

張書：初見你於霜寒三更夜，外頭是大風大雪，小嬰孩哪裏可禁受。

鶯鶯：初來乍到溫情送暖的屋子裡來，得了慈愛的哺育。

張書：見你學語咿咿呀呀，學步緩緩，一日又一日，見你大的如今婷婷玉立。

鶯鶯：記得一日鶯鶯在外頭染了風寒，頭身疼痛、無汗而喘、臥病不起。是爹爹急忙去藥鋪抓幾帖藥方回來煎，一口一口餵著鶯鶯喫。

張書：這消桂枝湯解，桂枝、白芍為藥湯底，炙甘草、生薑片再佐以紅棗十二枚。

鶯鶯：記得一日鶯鶯在外頭給人磕碰了，瘀血在內而不能散，黑黑乎乎，看得怵目驚心、好不嚇人，是爹爹尋書索冊，替鶯鶯推拿。

張書：解瘀且要七厘散，血竭、紅花、乳香、沒藥、兒茶共同細磨而來；活血且要川烏炮、草烏炮去臍皮，膽星炮和地龍去土，乳香研、沒藥研二兩，六味藥方，各研細末。

鶯鶯：記得一日鶯鶯出門在外竟迷了路，入夜月黑風高，是嚇得不敢動彈，生怕哪裏來喫人的叢林野獸，是爹爹提燈尋人，那嗓子喊的是都啞了。

張書：是夜千萬不可獨自出家裏，真生的有什麼不得不做的事兒，萬萬要與人陪同共行；倘是迷了路，記得尋覓乾爽處，切莫靠近鳥跡獸徑。

鶯鶯：記得一日鶯鶯在外頭給人欺負了，回家是哭哭啼啼，吞不下一口冤氣，爹爹一聽聞便是要去找人論理，嚷著：「誰家白賴委屈我家小女？」

張書：為人爹娘，怎是忍得住小孩兒給外人欺負？

鶯鶯：記得一日鶯鶯瞅見了街上姊姊身穿的錦繡綢緞，那絲線柔軟活美，看得鶯鶯是心裏好生羨慕，爹爹見了鶯鶯直勾勾的瞧，當晚便去鋪子尋了一套回來。

張書：你是正值青春年華，開始愛好打扮，只見你由小兒轉為少女，裊裊婷婷，優雅輕盈。

鶯鶯：是爹爹護著鶯鶯長大，是爹爹教會鶯鶯待人接物之理、經史子集之道。

張書：人生在世要懂得應對進退才不致得罪於人；要腹中有墨才能瞧見天下古今的全貌，同時習得自保。但且看爹爹，儘管焚膏繼晷，卻是連渾家大小都保不住。

鶯鶯：若不是爹爹，若不是爹爹，鶯鶯早是離世而去，體會不到世界萬千，鶯鶯的命，是爹爹給的！

張書：是也！在下已喪夫君，在世目標只留得其一，便是保老母、鶯鶯得以安身立命，餘下的種種，皆乃是小生無福生受也。

（唱）

【尾聲】毅然趨步行，決然把志秉。（帶云：我是半走扮淚流，這一去想是此生不得再相見；這一去實是拋身棄名，抹消了小生自身，抹消了小生與夫君幾種卿卿我我、琴瑟和鳴，但聽鶯鶯方才幾句，我消保護鶯鶯，帶著夫君來不及給的親愛呵護。）只求小女好端端居寧靜，苦痛難平撲簌簌淚流頸。

（做慟哭科）老母也！孩兒不孝；鶯鶯也！爹爹失職。願是此生仍有機會再相見，願是來世且做個無人打擾的幸福人家。（做疾行科）

（左燈暗）

鶯鶯：爹爹！遠處那陣陣哭鳴嘶聲豈非是爹爹！（做開門科）

（中間留暗處因開門洩漏的燭光而燈亮）

鶯鶯：（做持燈尋人科）爹爹，爹爹！

（左燈暗處隨鶯鶯出來又即刻亮起，卻是已不見人影，地上徒留一冊《竇娥冤》）

鶯鶯：秉鑒持衡廉訪法，感天動地竇娥冤……爹爹，屬於咱們的竇天章，怎生的就沒有出現……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！

（場燈暗）

第四折 越調 叶尤侯韻

(場燈亮，打微燈，亮度極低)

(正末上，場上舞台設計全留空)

張書：實在是平地起孤堆，這幾個日子，小生列翅著腳兒到處遊走，平日搦筆巡街存坐。每日清晨以鏡自照，都瞅見一張臉死沒騰，心想著這命怎不盡快收撮得好。

但今日實在奇怪。不僅路上不見人影，亦是不聞人聲，這兒……究竟是何處。

(副末上，正末背對而不見)

吳狐：書兒。

張書：(做停科)這聲音！不，方才定是幻覺，孤身獨影，總不免些奇思亂想。(說罷仍佇立原地，良久方驀開腳步)

吳狐：書兒。

張書：(又做停科，做雙肩顫抖科)

吳狐：書兒，是我。

張書：(做極緩慢轉身科，不可置信)吳狐哥哥？是夫君，吳狐哥哥？

吳狐：好些時間不見，你瘦了，書兒。

張書：夜來方夢見哥哥你，誰承望還有見你一面的時刻！

吳狐：我也是沒想過的，這些日子生受書兒了。

張書：夫君，書兒……書兒……書兒我撐的好辛苦！我不要與你天人永隔，不要抹消我倆的種種回憶，不要裝扮作不是自己的人！但是還有鶯鶯，還有霍婆婆呀！我怎生的連自己的命都掌控不成！是鎮日被時運夾擠的前和後偃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我怎生的這般命運，我做錯了什麼！

吳狐：咱們什麼都沒有做錯的。

張書：那這世道怎是這般對待咱們。

吳狐：是人心。

張書：人心？

吳狐：是。是人心。世人是一日一日拓文明、展教諭，然而大多世人是聰慧不足的，庸人每見不順其心之事，但知打壓，不知對錯。

張書：人啊，是人。

吳狐：是，是人。

張書：是人禍，是人。

吳狐：是，是人。

張書：原來是人自相造孽，是人。

吳狐：是，是人，世人。

張書：（做恨科）（唱）

【越調·鬥鶴鶉】不古人心，世風漸醜。撇漾良心，害得渾家無端生事由。儘管逼綽憂思，仍是連絲斷藕。眼一眨，隔三秋。（帶云：儘管世人多以渾家無血緣之實，以小生與夫君同性為不齒。）不屑聽聞，自珍敝帚。

【紫花兒】庸人荒謬，荒謬庸人，恣意要求。攻訐逼迫，不見人心滴血流。颼颼，逼使他人苦自愁，心頭倜傥。受害的茹恨銜悲，無論夜黑白晝。

吳狐：有時不禁捫心自問，世人共造了多少業障，無以復返。

張書：（唱）

【棉搭絮】瓦罐不離井上破，為惡竟是不知其尤。風尚做托詞，促掐造罪咎。被迫成為階下囚，只因愛慕郎君同性友。無以容身，隻影上高樓。

吳狐：這些人每只因看不慣，便平地下鋤掘。

張書：是也，只因人每看不慣。

（唱）

【拙魯速】原是傲如鷹，倨如牛，好義如聖灑，好戰如貔貅。卻因愛人性別誤謬，硬生生打成落水狗。明明人每生來皆有知覺血和肉，卻有人被視作，皇親國后；有人被視作，命短蜉蝣。

【隨煞】夫君言我人消瘦，有道是唯恐雙溪蚱蟻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（帶云：踽踽獨行好些時日，只怕是已是生無可戀，只願能與夫君同嚙那）愛侶姻緣交歡酒。

吳狐：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，我的摯愛。

張書：然而此地是怪奇異常的，除咱們二個，再無他人，而我竟可在此見到你。

狐哥哥，是否我死了也，我們才能在冥府相見？

吳狐：你若認為此地是冥府，那麼此地便是冥府。你若認為此地是夢鄉，此地便是夢鄉。

張書：哪處兒都好，由夢入死也好。

吳狐：你不想活著了麼？

張書：鎮日行屍走肉，不如死的迭快。

吳狐：但哥哥望你好好活著。

張書：何出此言？

吳狐：此是因為，我的書兒，人唯有存一口氣，方能去改變、去創造。

張書：有什麼可以再改變？有什麼可以再創造。

吳狐：你的命運，和這般世道。

張書：哈哈哈哈哈（做啞然失笑科），哥哥，哥哥，沒有了你，沒有了鶯鶯，沒有了霍媽媽，我是什麼也做不成，什麼也不想做了！

吳狐：書兒，你聽仔細，哥哥知道你活得痛苦。但是哥哥知道你聰明，哥哥知道

你可以大有作為，天下蒼生豈止我們受苦，歷史重道覆轍，古今又豈止我們一對張書吳狐？

張書：（轉笑為哭科）嗚……狐哥哥，書兒覺得渾身無力，書兒覺得在這世上是寸步難行也。

吳狐：書兒，哥哥在這裡。

張書：所以書兒不想走。

吳狐：哥哥哪裡也不去的。

張書：哥哥在哪裡，書兒就想待在哪裡，有哥哥在的落腳處，才有資格換喚做家！

張書：哥哥記得那日我倆初見？

吳狐：那是寅時東方魚肚白。

張書：你且來書兒家前索水喝下。

吳狐：我告知你是要趕赴武舉。

張書：是夜大雨滂沱。

吳狐：於是索住了一晚。

張書：隔日你離開趕往赴考。

吳狐：一月過後，重回書兒家前。

張書：書兒見哥哥回來甚覺有緣。

吳狐：再隔幾日

張書：便確信了

吳狐、張書：咱們白頭偕老的誓言。

張書：哥哥！（做慟哭科）

吳狐：書兒！（做擁抱科）

（場燈暗，數秒後場燈又亮，亮度漸高。）

（鬼門道做鳥鳴科）（正末倒臥場上，副末下）

張書：狐哥哥……（做起身科）

張書：是夢也……原來又剩小生一人，沒有夫君，沒有小女，沒有老母。

張書：（緘默數秒後）原來又剩小生一人，原來又剩……（做打慘科）

張書：這不是，這不是書兒送與狐哥哥的戒指麼！是麼，原來書兒並非單打獨鬥，書兒並非孤身薄影在這淒風來苦雨去。狐哥哥！書兒將哥哥的言語聽仔細了，來生再見，必與哥哥在不存任何輕慢咱倆的世界再續前緣。

張書：（詞云）這世道現今仍滿是偏見，左使得小生也受苦匪淺。喪夫離母又不見其女，翻山越嶺只為續前緣。原是已生無可戀，後竟乃夢中團圓。賭咒要海內無良者盡收其言，立誓要天下有情人終得其願。

題目 破律法鴛鴦犯國禁

正名 尋團圓蝴蝶自由心